

难忘儿时“阳历年”

史文喜

“阳历年”，这个沾着乡村泥土气息的名字，是乡里人对元旦最朴素的称呼。公历新年的钟声，在旧时的乡野间远不及春节那般爆竹声声、锣鼓喧天的热闹，却在我们孩童的心底，悄悄种下独属于冬日的欢喜。大人们照旧埋头于手头的活计，攒下的气力与心思，总要留到腊月里那个隆重的“大年三十”。在他们眼中，阳历年算不得正经节日，不过是漫漫冬日里一块不起眼的时间界碑。可对我们这些孩子而言，它却是实打实的庆典，只因为这一天，学校名正顺地给我们放了一整天的假。

那时的冬天，寒风刺骨，刮在耳朵上像刀割一样。老农们每到冬季，总爱念叨着当地那些老谚语：“过了十月节(国庆)，下雨就下雪。”“三九四九中心腊，河里冻死老麻鸭。”这话可是没半点儿虚头。皖西大地一脚踏进数九寒天，河面就会结上青灰色的厚冰，真能瞧见野鸭的脚掌冻在冰面上，扑腾着翅膀却动弹不得，那时的农人哪里懂得什么保护候鸟、野生动物的规矩，胆大的抄起敲冰的榔头，不费多少力气，就能拎回几只野味。

我们小孩子放了假，家门口结冰的沟塘堰坝，就是老天爷赐给我们的乐园。滑冰无师自通，脚足了劲儿跑上几步，身子一歪，便能顺着冰面溜出老远，风在耳畔扯着嗓子呼啸，像吹响了快活的哨子。陀螺在冰面上转得格外起劲，仿佛有一股子自带的灵性，半晌才需补上一鞭。铁环滚过冰面，那惯性能顺风跑出老远。玩累了，小伙伴们歇一歇，偶尔会有人提议，偷偷结伴，踩着“霍孟航道”的冰河抄近路去赶家乡的孟集。于是乎，一拍即合，一路呼啸着往前冲，忙着去凑那份热闹。家庭宽裕一点的孩子，怀揣着平时悄悄攒下的几文私房钱，去换“钢丝枪”和“洋火炮”之类。

冬日的白昼显得很短很短，小伙伴们玩得正得意忘形时，灰蒙蒙的暮色便悄无声息地漫过了冰面，覆盖了大地。我们摸黑跑回家，手脚冻得通红发木，被大人一顿训斥后，心里头却揣着一团扑不灭的火种。

阳历年这天，村口最容易听见“嘭——嘭——”的闷声响。那是炸米花的师傅，挑着黝黑的旋转炉，像候鸟般准时出现在孩子们的假期里。那声响是“冲锋”的号角，引诱孩子们围观，听得人心头痒痒。于是，我便尝试着去缠着母亲要米要钱。母亲总先斥责一句：“就知道吃！哪来的闲钱？”可念叨完了，还是会转过身，从怀里摸出叠得方正的手帕，一层层揭开，露出里面卷得整齐的毛票；又从墙角柳编笆斗里舀出一碗米或是一瓢玉米，递到我手中。当母亲那带着体温的手指触碰我掌心的瞬间，一股暖流直抵心间，惹得人鼻腔发酸。紧接着，我像领了圣旨一样，快步走向那冒着煤烟的旋转炉。到了现场，总要厚着脸皮央求：“师傅，多放两位糖精吧！”师傅咧嘴一笑，手腕果真多抖了一下。待到那声震天的“嘭”炸开，甜香混着焦香轰然而至，丝丝缕缕，竟把整个黄昏都染成了蜜色。我提着一袋热腾腾的爆米花跑回家，和兄弟姐妹围坐一团，你抓一把我掏一把，吃得满手黏甜，津津有味，几毛钱买来一整日的心里甜意。

后来，农家日子渐渐滋润起来。阳历年的饭桌上，竟也能见到菜包馍和饺子的身影了。那一天，母亲会特意少做些农活，午后早早洗净手，和面、择菜、剁馅，馅多是素的，粉丝、青菜。手头宽裕时，便添些豆腐丁、鸡蛋皮。那香气，从擀面皮时便幽幽地飘出来，勾得人坐立不安，一趟趟往灶房探望。姐姐和母亲一起围坐在桌边手指翻飞，一个个元宝似的饺子从她们掌心滚落，整整齐齐码在秫秸编制的簸箕里，像等待检阅的士兵。下锅时，白胖的饺子在滚水里起

伏，蒸腾的热气蒙住了窗棂，晕开一片朦胧的暖。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捧在手里，暖意直扑脸颊。那时的幸福多简单啊，一碗素饺子，就足以让日子圆满得像十五的月亮。

阳历年还有件郑重的事情，就是要换新日历。农村人早先叫“黄历”，一张大白纸，密密麻麻码着红黑小字，节气、宜忌，尽是些看不懂的玄机。后来有了365页的日历本，厚厚一沓，用铁夹子挂在堂屋正墙那块固定的硬纸板上。父亲总在新年第一天，踩着凳子取下旧的，换上新的。我总迫不及待地凑上前去，用指尖一页页划过光鲜的纸页，寻找那些熟悉的日子：端午、中秋、国庆……找到了，便小心翼翼地用指甲折个小三角，心里悄悄描画那天的热闹。一本日历，竟能翻出一整年的盼头。

一晃，二十多个春秋就这么翻过去了。我已长大成人，选在元旦这天成了家，这日子从此又多了一层特殊温润的色彩。

后来我在供销社旁边，做起了农资生意，常年奔波在城乡之间。每年临近元旦，总会特意备些时鲜水果、精致糕点，若是遇到了稀罕的水产肉食，更是要买一些，让家人尝鲜。无论生意多忙，应酬多繁，这一天总要推掉所有事务，早早回家。饭菜不必奢华，有时只是几碟小炒，一盆热汤，可一家人一定要整整齐齐围坐在一桌共餐，要的，就是这份热热闹闹的仪式感。

儿时的阳历年，是一声爆米花的巨响，是一碗素饺子的热气，是日历本上折角的企盼。如今的阳历年，是一场心甘情愿的奔赴——奔赴一盏为你留的灯，奔赴一场不必言说的团圆。日子像一条奔流不息的河，我们都在其中泅渡，而有些节日，便是河中的岛屿，让我们得以短暂停靠，回望来时的路，然后揣着满心的暖意，继续向前。



双马奔腾(撕纸) 张玉柱 作

“香”愁

喻本荣

美食也是愁人的。

离家的人，无论漂泊多远，慰藉自己肠胃的还是家乡美食。出门在外的叶集人，想家的时候，烧上一锅香喷喷的家乡羊肉，就可以吃出故乡的味道，时间的味道，阳光的味道。那一刻，心间升腾起难以释怀的乡愁。是的，乡愁有时候也是“香”愁。

叶集是个好地方，山水交汇，人杰地灵。地处皖豫交界，素有“安徽西大门”“大别山门户”之称。明永乐年间，有一叶姓商贾在此立埠经商，定居形成集镇，叶集由此得名。

民以食为天。叶集人是有口福的，这里流传一首民谣：“叶家集，三大怪：麻秸墙，桩在外，鲜活的鱼炕了卖，一年四季羊肉菜。”叶集羊肉，是叶集人的私房菜，也是皖西名菜，中国人舌尖上的美食。

自明末开始，有一支回族兄弟因家乡天灾人难，拖家带眷，被迫迁徙，迁入淮河流域的史河岸叶家集。叶集附近的花园村，便是回族的聚居村，有回族兄弟三千多人。可想当年离乡背井是多么不舍，能带走的只有父母妻儿和扯不断的乡愁。回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一个民族，自元朝以来从事农牧业，会养牛羊，喜食羊肉，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人遵从“饮食，所以养性情也。”的生活习俗。回族美食文化源远流长，迁徙到哪里都得以安居乐业，把异域住成自己的故乡，是以美食喂养乡愁。

美食溯源，一种美味，有一种美味的原生态环境。流经叶集的史河发源于大别山北麓，流出茂林的山泉水，水质清冽，甘甜无染，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。叶集周围是湾区，沙土地松软肥沃，青草丰茂，饲料充足，为回族兄弟养羊提供了天然的资源，这里大量饲养繁殖了叶集湾羊。

羊肉味美又食补。《本草拾遗》记载：“补可去弱，人参、羊肉之属是也。”羊肉营养丰富，开胃健脾，散寒助阳，益肾补虚，自古以来一直被推荐为食疗佳品。古人云：“大为为美。”在叶集，羊也是美的，它的美，不仅在于羊的价值，吃羊肉还是一种美好吉祥的象征，因此，回民羊肉美食文化在此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。

羊肉美食家常菜，温补不燥热，一年四季都可以吃。一锅羊肉菜，吃出浓浓的亲情，吃出温暖的回忆。

犹记小时候，冬至前，奶奶就催着爷爷挑些稻米去叶家集换年货，自然少不了一条正宗叶集湾羊。奶奶烧得一手传统好菜，尤其是羊肉面吃了让人口齿生香，欲罢不能。奶奶做菜，我灶下添柴烧火，偷学奶奶的厨艺。奶奶按部位把羊分割成块，鲜羊排用来烧烤，羊杂红烧。风干的羊腿可以和萝卜一起炖，羊肚膶肉纹理细致，肉质嫩，最宜用来煲汤。羊膶温水浸泡后洗净切成小块，放入油锅里与生姜、香叶、八角、干辣椒等一起翻炒出香味，加入适量水，就开始煮汤了。煮羊肉汤不能急，羊肉不易熟烂，先要猛火攻，羊肉汤在锅内沸腾，锅灶里干柴噼啪作响，锅灶内咕嘟有声，半小时后再文火慢炖，熬得一锅羊肉汤，下入正宗叶集挂面，加上香菜、葱蒜末，一家人围坐红泥小炉，文火慢煮，香气四溢，在北风浩荡的冬日，吃得寒气不敢近身。

冬至过后，年味渐浓乡愁起。家家户户开始置办年货，叶集羊肉美食走进万户人家。我一直觉得，一切美食都是由头，都是为了辅



竹报平安(国画) 丁美科 作

佐某种快乐而存在的。这么多年，冬至过后，我都要去叶集，买一条叶集湾羊，放在通风阴凉处风干，等到春节亲人团聚，我亲自下厨，重操奶奶厨艺，亲朋好友们吃得津津有味，和和美美。奶奶已逝多年，故乡是回不去了，可奶奶羊肉面飘香经年，让我们吃了又想，想了又吃，成了后辈人心中不泯的“香”愁。

大雪纷纷，抵不过一碗家乡的羊肉汤，才下舌尖，又上心间。想家的时候，一碗汤汁浓郁的羊肉汤是乡愁的解药，乡愁的岁月安然，四季无恙。

莫问云与月

严乐

追梦人，莫问云和月，纵使八千里，有心自然行。笔落想起岳飞《满江红》的那句：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！以此壮胆。

我严肃思考了一阵，不禁自问：我改变了自己什么？这么多年，我似乎一直活在对自己的不满意中，但有一种肤浅的心境又驱使我得过且过，挑剔与敷衍使我不安。减肥、考试、竞争，一次次失败，又一次次爬起，本以为我会伤痕累累，可今日我竟活得乐天。人啊，总是充满了想象。我总是不满意，但我总是不放弃。

舍不得

人生总得有遗憾，我的遗憾之一是：常常因为舍不得，眼睁睁失去一样心爱的东西。

为什么说眼眼睁睁？因为我内心很清楚：买的雪梨干为何腐烂生虫？码得整整齐齐的A4纸为何被阳光晒黄？咖啡机为何启动越来越慢？诸如此类，皆有原因——我舍不得。因为舍不得吃掉甘甜的果肉而放进冰箱冷藏一段时间，结果忘记了它的存在……亲手将不能再吃的雪梨干扔进垃圾桶的瞬间，是真的心疼懊悔啊！更不用解释我的东西，明明是心爱之物却一件



花开富贵(国画) 张朝阳 作

雪落童年

杨兆宏

“冬天麦盖三层被，来年枕着馒头睡。”小时候课本里的一句谚语给了我无尽的想象。

雪，是冬天的童话，是四季里最有诗意的音符。我喜欢冬天，确切地说是喜欢有雪的冬天。每当冬季来临，大地沉寂，万物都在积蓄力量，准备迎接严寒的洗礼，而我心中却悄然滋生一个期待——瑞雪的降临。期待那飘飘苍穹的雪花，携着温暖的气息，带着我再次回到童年的世界。工余，我常常站在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，缓缓踱几回方步，伸几个懒腰，让清冷的空气进入肺腑，然后便久久地凝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与平旷的田野。在这“相看两不厌”的凝望里，脑海里浮现出瑞雪覆野的情景。

小时候，雪总是让我们这些孩子异常兴奋。还未等到雪花真正飘落，就已迫不及待地穿上雨靴，戴上帽子，套上厚重的棉袄棉裤，冲出家门，仰着小脸，摊开双手，去迎接那些从天而降的精灵。雪花起初是零星的，试探性的，随后便飘飘洒洒，浩浩荡荡。漫天的雪花旋转、飘拂、追逐，仿佛拥有生命，很快，雪便覆盖了草地、田野、山脉，一切似乎都被净化了，进入了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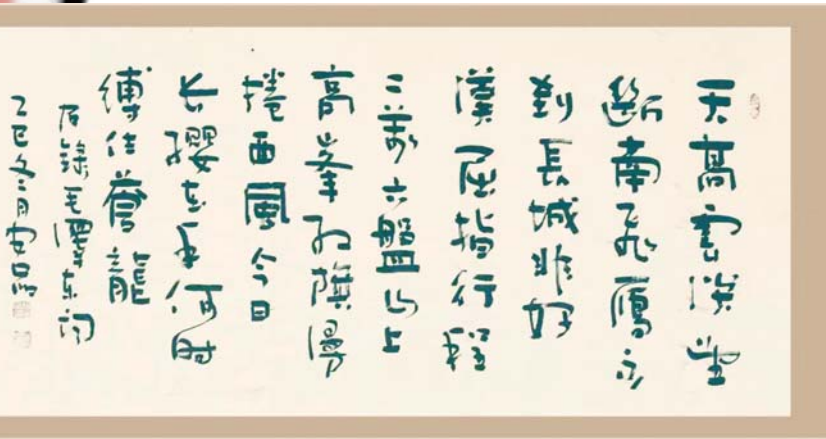
雪后初晴，阳光洒下，白雪与湛蓝的天空交相辉映，大地披着银装，处处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我们在雪地里翻跟头、堆雪人、打雪仗、滚雪球，小手冻得通红，脸颊吹得发紫，鼻涕流下来也顾不上擦，心里像揣着一团火，快乐得仿佛要炸开。那个时刻，整个世界都变得美好，不会写作业的烦恼和吃不饱饭的忧愁都被那洁白的雪覆盖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稍大一点，情窦初开。雪天里，偷偷跑到偏僻的地方，寻一块平坦干净的雪地，以指为笔，郑重地写下：某某某喜欢你。后面的玩耍便心不在焉，心里惦记着：她会看到吗？她知道是我写的吗？……又觉得那个地方不安全，于是跑去擦掉，换个地方重写一遍。那种想让自己的心里话被她看到，又担心被别人窥探到秘密的矛盾，折磨着少年懵懂的心。

那落在童年的雪啊，不只有寒冷，更有无限的自由和快乐，有着温暖一生的记忆！后来，进了城，住进了楼房，阳台外是别人家的阳台，高楼外是更多的高楼。雪天里，只能局促在狭小的阳台上，看着片片雪花从对面的楼顶上悄然消散，伸出双手，接住的只是寂寞，那些逝去的流年啊，那打雪仗的呐喊，那脚野里弯弯曲曲的脚印，那雪地上写了又擦、擦了又写的“情书”……跑到哪里？

岁月流逝，对雪的眷恋却从未改变。我依然盼望下雪，盼望一场又一场的雪。当我站在飞舞的雪花中，把头仰起，摊开双掌去接纳那一个个飞舞的精灵，或者在洁白的雪地里留下一串串唯美的脚印时，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孩子，回到了童年。

于是，我明白，我期盼的，不仅是自然界的这一场雪，更是雪所能唤回的童年记忆，是那落满雪花的童年的沃土，是那飞舞的精灵掠过头顶的天空，带着我重新回到童年的明山净水。



胡安品 书